

謝  
璞  
著

# 二月兰



二  
八  
三



~~1031~~  
~~478.13~~



# 二月兰

謝 璞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63年·长沙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謝璞同志16个短篇，是作者几年来比較优秀的作品，反映了解放后新农村的风貌，描写了农村中新人的形象，热情地歌頌了普普通通劳动者高貴的思想品質。这些作品，格調清新朴素，优美含蓄、有較濃厚的生活气息。

編号：(湘)2503

二 月 兰

著 者：謝

璞

插图者：李

潤

章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—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

长沙市兴汉路口

发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

开本：850×1138毫米 1/32

1963年4月第 一 版

印张：8 插頁：5

1963年7月第二次印刷

字数：159,000

印数：7,061—22,000

统一书号：13109·767

定价：(6)九 角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篮子酸菜·····  | ( 1 )   |
| 水車·····     | ( 9 )   |
| 老同志·····    | ( 20 )  |
| 姊妹情·····    | ( 32 )  |
| 深沉的爱·····   | ( 47 )  |
| 辣椒寨的春天····· | ( 61 )  |
| 玫瑰宴·····    | ( 80 )  |
| 喜乐的山窝·····  | ( 96 )  |
| 二月兰·····    | ( 110 ) |
| 野外鹄声·····   | ( 130 ) |
| 竹娃·····     | ( 143 ) |
| 小桂游春·····   | ( 156 ) |
| 早春·····     | ( 167 ) |
| 吉平得宝·····   | ( 184 ) |
| 嫩翅膀·····    | ( 203 ) |
| 泥鳅河边·····   | ( 227 ) |
| 后記·····     | ( 254 ) |

## 一籃子酸菜

等我剝了担茅柴下山时，天上已撒滿了眨眼的星星。我边走边想：明天清早就要动身到乡政府去开代表会，今晚得迟一点睡，把担塘泥的畚箕織几担。

誰知洗脚时，老婆却望着我說：

“方砧勘二叔搭信来，要你今晚到他家去。說得很緊要。快去吧，他等着你咧。”

哎，真不遇巧。我急問她：

“二叔另外說什麼嗎？”

她的答复是二叔什麼也沒說。我便猜想起来：要我去做哪号事呢？是……

一句总話，我脑筋想痛了，也难肯定二叔的用意，甚至这样想：莫不是看着要搞統銷了，也想要买点粮食；但他是統購戶，哪里会缺口粮？

織畚箕的心思打消了，拿了手电筒，便往到方砧勘去的路上走。星光下，路虽看不大清，但我也沒按手电，因为这条夜路是走慣了的。說起来，为了二叔，我曾操过不知多少心。

二叔在村子里，是頂有名的。会做一手好阳春，是他出名的原因之一，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脾性拗，別人背地里都

称呼他做“拗背弓”。

你看他拗不拗。土改分田时，因为怕多征粮，他不分壠田，所分的田中只有一亩是溪河边上的，其余都是二十多級和三十一級的坎田。分房子时，他不愿分大院子的房間，而要分方砧坳上那深山深岭里一座快要倒塌的破瓦屋。原因是大院子里，人多口杂，麻煩多。花了两年的时间，他便把那座歪歪斜斜的破房間，改成了一座扎实寬整的土磚屋。

平时，不管开什么会，他十有九次不到会。村干部都为 他头痛过，硬問他时，他便滿有道理地說：不得空，翻了身生产要紧。因为他的性子很拗，加上他家住在深山深岭里，离大院子最远，所以村干部也不容易找到他。他呢，也懶得管家外之事，只一心不顧命地，睏半夜起五更地劳动。我記得前年冬月天，他曾經指着土地庙門上一副对联，好心地对我說：“松宝，你是讀过年把书的，那副对子上，不是写着‘土中生白玉，地內产黄金’嗎？嗯，这是良心話，如今只要舍火，不怕劳苦，发财是易得的事，浮起东开会西开会，是当不得早飯米的。”

就是去年桃树打花时，我們这个行政小組，有几戶人家成立了个常年互助組，选我当了互助組組长。我也去方砧坳劝过二叔几次，要他入我們的互助組。他一万三千个不肯入，幸喜得我們是合得来的叔侄，若不然，說不定要挨他一頓大罵；但大罵沒挨，小罵是挨过的。

哪知到去年統購时，我竟挨了他一頓大罵。他罵我一窍不通，罵我是报应子孙，因为我动員过他卖余粮。这一罵呀，好多人都替我抱不平，都說要把他整整，扳直那张拗背弓。

但我橫豎不准，我只托付干部再去動員，費了天大的力氣，才動員他賣了五十斤谷給國家。

俗話說：“樹怕剝皮，人怕傷心。”我也傷透了他的腦筋了。除了賭氣一輩子不跟他搭話之外，还把早前送給他的那只追山黑屋子狗，偷偷用骨頭逗了回來，緊緊地縛在牛欄柱子上。因為二叔素來有點乘空閑到山上打獵的癮，我才把那只好屋子狗送給他的。

可是呀，支部會上支書却要我更努把力，想盡一切辦法慢慢團結，教育我二叔，道理說得很多，並且一字一句都很感動我。因此，“吃了牛角葱”，聰明起來了：走社會主義的路，不是一兩個人的事，象二叔這樣性子的人不多，有他這種思想的可不少，非耐心團結二叔不可。

不久，我便把黑屋子狗放了，並在無意中碰著二叔時，也硬著嘴叫他一聲，哎呀！可連耳根根都紅了！但多見得次把面，就自然了。同時，二叔也是個有口無心的人，我喊他，他也應我。

我又時常到他家裏去了。至於老婆罵我死了臉，不掙眼扎氣，我本很難過，但也不在意，只口澀澀地給她解釋。

可是，“石山易移，脾性難改”。二叔還是老一套：晝夜盤算“發財”。從他口氣上看，還埋怨興起信用合作社，不然，他也可以省糧放賬，買幾畝田。他仍舊不願開會，萬不得已到組上或片上開一次會，也總是坐在角落里打瞌睡。

從此，我到他屋裏去得更勤快了。每每從閑談中向他解釋政策，講社會主義，講前途。為了同他說話，我不曉得用過多少心，沒有一次不事先動過腦筋。因為你若單是跟他講大

道理、講政策，他是不愿听的，也听不进去。我俩都是会打猎的，比如打野鷄时，我們都懂得要等野鷄起翅飞才能开銃。二叔很勤快，只因为我在他眼中是一个也很勤快的亲侄儿子，他才跟我合得来。因此，不怕他不开会。不久后，国家的时事、政策，和一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，他跟时常开会的人一样，已懂得了不少。但說来，伤脑筋的地方还很多。有些人因为瞧不起二叔，所以每每我和一些热心組員，帮助单干二叔解决困难时，他們总或明或暗地說我的空話。个别的竟說我太“重亲”。比如今年四月間，发了大水，二叔溪河边上的那丘禾遭了水灾，政府发下了买肥料的貸款，我动員組員給二叔也分了一些；并动員一些人将多余的秧也送了一些給他补禾莠。可是竟有一个暴躁人当面說我：“你二叔是上不得墙的烂泥巴，你何苦去扶他！”当时，我只得拿句現話对他說：“搞社会主义，只怕人少，不怕人多！”

倒也称心，二叔的行动越来越使人欢喜了。前次，在統購中，他每晚都点着草包，从方砧坳下来开会了。他应卖的三百斤余粮，也二话不說地卖給了国家。但由于我工作忙，很少跟他久談过，一时竟难了解他对这次卖粮的看法。今晚有机会到他家走一趟，也正合了意。

方砧坳离我家不远，走过一条小壠，就到了方砧山下。我按亮了手电，一步步爬上去，夜风凉悠悠的，从呼呼作响的松梢上溜下来，钻进了我的衣領，使我感到立冬后的天气大不同了。到了那个坳坳里，我便唱起了即时想起的“斑鳩上树顫搖搖”来，声音很大，简直是嘶着喉咙喊。

忽然，狗瘋狂地吠了，那家伙真厉害，綫直朝我飞也似

地奔来，駭得我連忙“咧”它，并且机警地用手电射着它的眼睛。幸喜它熟悉我的声音，一听着我“咧”了几声，就抱歉地搖着尾巴不响了。

来接我的是二娘，她十分亲热地讓我走在前头。我一跨进她家屋門，又大駭一跳。我一脚踏着了个軟絨絨的东西，揚起手电一照，是一只黃崗狗伏在地上。我忙嘶着喉嚨大声喊打，猛一退，把二娘差点撞倒了。她手上的灯盞，“朗”的一声，摔落在地上。二叔大笑着在后屋里喊：“不是活的，才打死的。”

原来，二叔是請我的客。照例，我是不敢推辞的；一推辞他就要发火。

我和二叔围着一张两尺高的桌子，两人都坐在松軟的蒲团上。桌旁燃着一堆熊熊的大火。

二娘端来一大鉢香騰騰的菜，另外还端来了一茶罐酒。二娘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便笑道：“莫疑到二娘把你当客，都是現成的酒菜。酒嗎，是八月里做的南瓜酒；菜又不象菜，是你二叔打着一只野鷄。……”說着，她走了。

桌旁燃旺的火光，照着二叔长脖子上支着的方額、尖下巴和一对銳利的眼睛。他用大碗盞喝着南瓜酒。我給他篩酒，他也不講客气，因为他是長輩。我虽然也是用大碗盞，但并不象他那样大飲大咽，只假装着同他一起举碗。我喝完那一大碗都不容易哩。

他一連喝了三大碗，眼睛紅了，話也多起来了。他盯着我，咂着嘴說：

“叔叔走紅运了，急要錢用，財喜就上了門。……正在吃

午飯，就來了只崗狗。厲害哩，它一口咬了只黃雞婆就跑。你二娘不要命地喊。我急叫她莫吱聲，把黑屋子‘喔’了一聲，它就跑在前面，攔住了崗狗的路。我提着鳥銃悄悄追上去。小精怪以為沒人追了，便緩着走。”他驀地站起，做着當初瞄銃的樣子，“它一緩，我就瞄銃。嘿，隔百把步呢，一銃就把它打中了。哈……”他低下頭嘿咻咻地笑着。一会儿他又大踏步地往死崗狗身邊走，將它提了起來。眯着眼吹着它的毛，“毛色多好哇，你看你看，總值得十多万。今晚把它剝了皮，明天拿到合作社去賣。”他甩掉了死崗狗，又坐下來喝酒，喝了一口酒長嘆一聲，一面解脫毛背心，一面說：

“作陽春的少不得牛，沒有好牛，還作他娘的陽春！我那只牛，真象得了倒欄症，總總愛在外邊拉屎屙尿。犁起田來，好象三年沒吃草一樣，懶洋洋地走不動。我發了狠心要賣了它，去買一只好的。……如今新世界，作陽春的只有田里多出谷才是勁嘛！這都是你說的，是不是？”

我高兴地应着，并补了几句鼓劲的话。

“对罗！我还没记错。”他捶着桌子，碗盞都震动起来。“我們务农的还要走社——”

“走社会主义的路。”我忙給他接上。

“嗯！是是是，……”但他忽然变了臉色，笑容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。“叔叔差勁了！今年只賣了三百斤谷；這也只怪得人手少，你堂弟堂妹，年紀小，只曉得讀書，我顧得東來就誤了西！”

我見他說到這一層，便大聲地說：

“只要你老人家愿入我們互助組，我們是一千个欢迎。”

他又快活了，一手罩住酒碗，一手不重不輕地敲着桌子說：

“好罗好罗，你們看得我起，我是領情万分。”他抓起碗，往桌上輕輕一擊。“叔叔不是吹牛皮，入了你們互助組，換一只好牛，明年不賣八百斤谷給國家就不算人。”他扣着指頭說：“老黃牯至少要賣三十萬，那張崗狗皮要賣個——少打點，就算十萬，前次賣了三百斤谷，有十五萬多，總起來就有五十多萬，另外還有百把斤陳谷賣，正買得那只金絲黃牯到手。”

他說到“賣百把斤陳谷”時，我真想盤問他一句，但他一喝酒，就說個不完，話多得使我插不進嘴。

“那只黃牯，”他說，“是你二娘娘家一個老兄的，好牛呢，我親眼看見的，膘很好，生起一對好雄壯的扁担角，正背脊上有一個晒谷旋，四蹄踩在地上就印起四個‘田’字。這樣的牛是富家牛。哼，莫說六十萬，再加兩萬元，我都心願。……松寶，你明天幫二叔的忙，給挑幾十斤谷，我自己也挑幾十斤，到糧食局賣了谷，再到合作社去賣崗狗皮子。……”

我聽到這話，便趕忙抱歉地告訴他：明天要到鄉政府去開代表會，兩天內沒時間，並答應過幾天再幫忙。我接着又問：

“二叔，你哪里還有陳谷賣呢？”

“這嗎？”二叔搖了搖頭，“說出來真丑人！去年聽到說要賣余糧，我不想賣，想等將來借出去圖幾分利息，就在床背後挖了一個窖眼，把谷藏了起來，真是老糊塗了！”但他又換了話頭，興奮地說：“是你說的嘛，走社會主義的路是要口走

心也走，日后日子更甜了才不翻悔，因为自己也出过汗的。  
……白手起家要节省，走社会主义的路不要节省？去年我家算起来，每口只吃了四百斤谷……今年我做的小春又比去年多。你说剩下的陈谷不卖给国家，卖给谁？打蒋介石的解放军不吃饱饭，又如何能打到台湾去？再说，受了水灾的农民，也少不了买粮吃。”

时候不早了，二十边的月光已经打路了。

当我动身回家时，在火堆旁添柴的二娘忙叫住了我，叫我等一等。她朝房里去了。不一会，她提了一篮子什么递给我。仔细一看，是一篮子酸菜，里面有蕪头、豆荚和茄子。我莫名其妙地瞪着眼。二娘忙说：

“你们乡政府开会，人多得根，雨水少了难买菜，你快带点去给大家吃。……去年你二叔把三只酸菜罐子的酸水，倒得个干干净净，拿到床背后窖眼里去藏谷。搭帮你打通了你二叔的思想，五月间才把酸菜罐子搬出来。若不是你，这酸菜难吃喽！”

我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心里的快活呀，真无法说。

我一手提着酸菜，一手按着手电走下了方砧山，并唱起了前次在区里刚学会的“迎春謠”。才开口“且咚且咚搶搶”唱得起劲，就听到前面有个把着草火的人喊什么。尖起耳朵一听，原来是老婆来接我了，大概她是从歌声里听出是我的。我俩碰面时，她望着酸菜篮子奇怪地问是什么，我笑着说：“这是甜的，是甜菜。”

1954年冬写

## 水 車

### 一

石平这后生，寬肩膀大个子；和金跟他一比，要矮一个头。但和金的年紀却比石平大一倍，石平还才吃二十三的飯。

他俩都住在竹冲村，都是蛮能干的互助組长。两个人又最搞得來，一碰上，总是談得个快快活活，今年收秋后，两个組又将建成一个社。但不能說他俩从沒发生过什么爭执，去年为了“財迷心”要入組一事，就爭得个面紅耳赤。

如今他俩又忙起来了。两个組有一帳田，大約二十多亩，因为晴了个五十來天，附近的塘水和井水都車干了，禾田里已开了細坼坼。两个互助組合攏來开了个会，石平建議从大河里車水过来。但要十二梯水車才車得水上，于是困难就摆在面前：新旧一加，两个組只有九架水車。費了天大的力，好些积极分子才借来了两架水車，还有一架水車的問題无法解决。

石平同和金分头到各家家里去作商量，劝大家調集些款子买一架，好容易才說通了一些人。石平連忙到四处木匠

家里看貨，但問了几家都說沒有。幸亏他脚勤，远走到十里外另一个冲冲里的张木匠家才問到一架。石平滿象有現錢一样的跟他講定了價錢：整打整一十七元。但身边哪来的錢！錢还要去筹，筹不筹得出，还是個問題。

石平眨着娃娃气的眼睛，心里一翻就来了主意。他拉开嗓門，很神气地說：

“张老闆，十七元就給你十七元，我明天来拿，你若卖給別人，那就要跟你扯十年皮絆。”見张老闆正要說話，他馬上又猜中他要說的是哪号話，便先下手为强，大模大样地說：

“你是怕我撒謊，誰吃了沒得消，老远跑到你张老闆家来寻快乐？”他大步跨到张老闆跟前，脫下自己的白褂，一把送到张老闆怀里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“拿去吧，你見我沒交定錢，怕我反口，就拿这个作抵吧，我要是不来，你穿起我这白洋布褂子去走亲家。”

张老闆見他話說得硬梆，又一时碍起情面，便答应卖給他，要他明天吃午飯前来抬車，迟了就卖了。当然也沒有收他那件汗巴水流的衣衫做定錢。

石平滿心欢喜的走到屋里，又把两个組的人召来开了个会，动员調款子，因为信用社的款子已經借空了。

这会开得不十分熱鬧，里面还有好些人不愿拿款子出来，不过有几家是答应拿的，小小合計一下，答应拿的已有个八、九元了。看起来，多討論一下，这架水車可能买得成。

但忽然間，富农“財迷心”钻进会场来了，他一边揚摆着手，一边伸出长着几根猪鬃似的鬍鬚的下巴說：“你們听我来解个围，一家有事百家不安，我来帮你們行个方便。”

众人都用惊愕的眼光，直盯着这个突然钻进会场的人。

“我的名声是臭，可我愿做点好事！”“财迷心”假装出一副很诚恳的相貌。“你们买不起水车，若不嫌弃，我愿借一架给你们。”

他话一说完，会场上立时沉寂了一下，接着全场哄起来了，说什么话的都有。还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走近“财迷心”身边，问：

“你讲的是真话吗？”

“财迷心”佯装生气了，说：

“说谎的短命，我当天发誓愿。唉！好人里面有坏的，坏人里面也有好人嘛！我的水车是我郎婿借去了的，明天天不亮，我就去扛回来。”

有些人听信了他这一套花言巧语。和金组长还拉凳给他坐，递烟给他抽，在心里说：“他到底变好了。”但“财迷心”一不坐凳二不抽烟，连忙哈腰退出会场，一边走一边说：

“你们是在开会，嗨嗨，我坐不得。明天清早我就去，你们等着，哈哈……一个村子的还分什么彼此。”

人们带着惊讶的心情，涌到门口。

石平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来的地方，被这猛然一下出现的奇事弄得昏头昏脑。

“财迷心”这人原是个“为了钱到手，不顾香和臭”的人。解放前，村里有些人给他做过短工，或做过一年半载长工的，就看得出他的肝肺。石平也给他做过很多次短工。他是最恼恨这个虾公背的。大年初一欠人家的工钱，年三十人家才收得到手，平时口里尽是一套假仁义；解放后他一面假装

老实，暗地里却杀耕牛、猪崽，做了許多违反政策的事。

但他那副嘴巴能把死人說活，去年冬天，他就要求加入和金那个互助組。和金想一口答应下来，便跟石平作商量；当时，石平把和金的旱菸杆接过来，抓了一把土塞在菸荷包里又退給他。和金瞪着眼問他开什么心，他說：“这是头号菸叶子，你抽抽看，保险好抽！”說着又从菸荷包里撮一撮土装在烟斗里。等和金罵人了，他才板着臉說：

“三哥，他不能入組同泥巴当烟抽不得一个样；富农入了組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不要听人家哄……”

和金不服气，解釋道：

“富农又不是地主，他如今为人老实了，曆书是一年一本，人是有变的嘛。”石平一听这话，便認真地說：

“三哥，人家是两副嘴臉哩：表面上老老实实的，骨子里知道他卖的什么药？你看政策上是不是准富农入組？”

这话問得和金哑口无言回去了。“财迷心”那只家伙想钻进互助組的阴谋失敗后，便在背后說怪話，說要在暗里拆互助組的台，等着大家背了时退組。后来这话传到了石平耳里，石平把他喊来問，他推得干干净净。可是，如今大家正缺水車，他又为什么肯把水車借出来呢？难道是真的寻好心？他想到：一定是花样。

等人們重新回到会场，坐定下来，石平又发表自己的意見，但大家正在議論“财迷心”剛才的行动，誰也不听他发言。他便两手打鼓似的在桌子上一頓乱打，帶笑說：“莫吱——声——呵——哈——”这一呵哈，便把大家的議論打断了。

他收起笑臉，大声說：